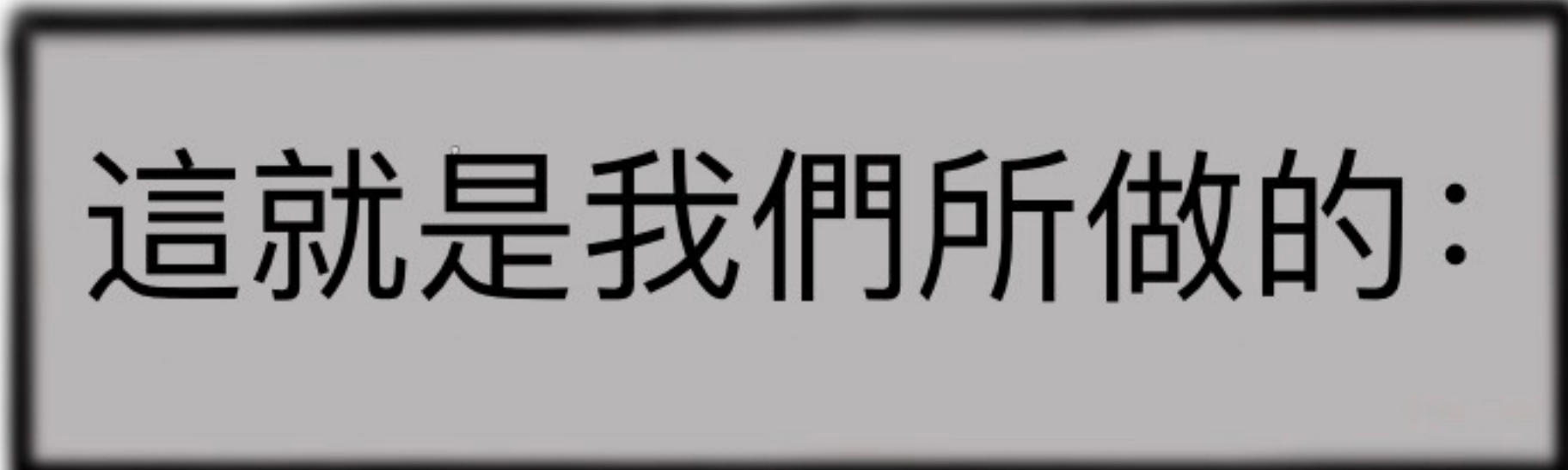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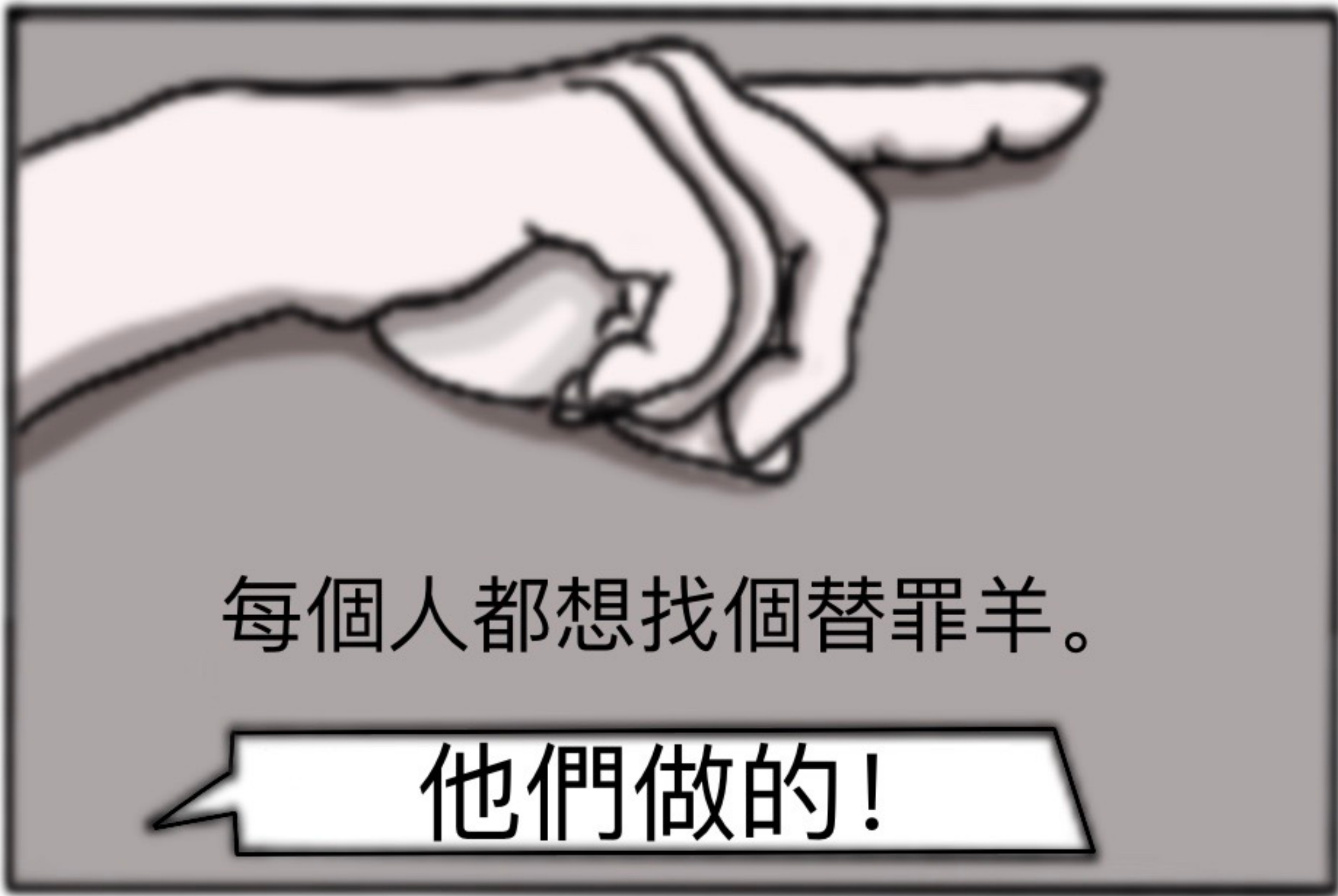


在土耳其大清洗行動中幸存的女性



書面和插圖
費里德·薩里巴斯
圖畫小說





然而回報我們的是冰冷的手銬。



政府逮捕了千萬無辜的人們；他們抓捕了病人、老人、孕婦、父親、丈夫、妻子，甚至嬰兒。土耳其已不再是我們的家。



2016年8月18日-阿塔圖爾克國際機場



由於我丈夫曾是一所葛蘭運動關聯學校的校長，他被列在清除名單上。我們要決定未來何去何從。“你要離開這裏，不論離我們多遠，至少我們知道你是安全的...”我說。他沒有說話。淚水從他的眼中不斷地滑落。我極少看見他流淚。他是一個堅強的丈夫、父親。我吞下眼淚抱住他--我不知道以後是否還有機會可以這樣擁抱他。第二天我們去了機場，雙方的家人都沒來道別，除了先生的弟弟。我們不斷地擁抱對方，親吻對方，因為從此後不知會分離多少春秋。

現在祇剩我們兩個，我，還有刻著父親影子的兒子。



我們回家后，兒子艾哈邁德望著我的眼睛說：“媽媽，不要擔心，我會一直陪在你身邊，我們會很快見到爸爸的。”從此，每晚他都睡在床上爸爸的那邊，抱著他的衣服。



然而在“嶄新的土耳其”生活并不容易。兒子常常在學校遭受霸凌，因為他來自葛蘭運動的學校。在學校，他被稱作“恐怖分子”。



爲了供兒子上學，能做的我什麼做。葛蘭運動的追隨者們，不能再任何學院工作。所以很多人，包括我，都祇能去找廉價辛苦的工作。我們工作很長時間，得到的卻是最微薄的收入。對此，我們從未抱怨。



一天，朋友告訴我，
當我去工作的時候她看到有輛警車停在我家門口。
警察過來察看我是否在家。



事到如今，我們祇能離開這個國家。
但我不能通過合法渠道離開，我會被捕。
所以我們要秘密的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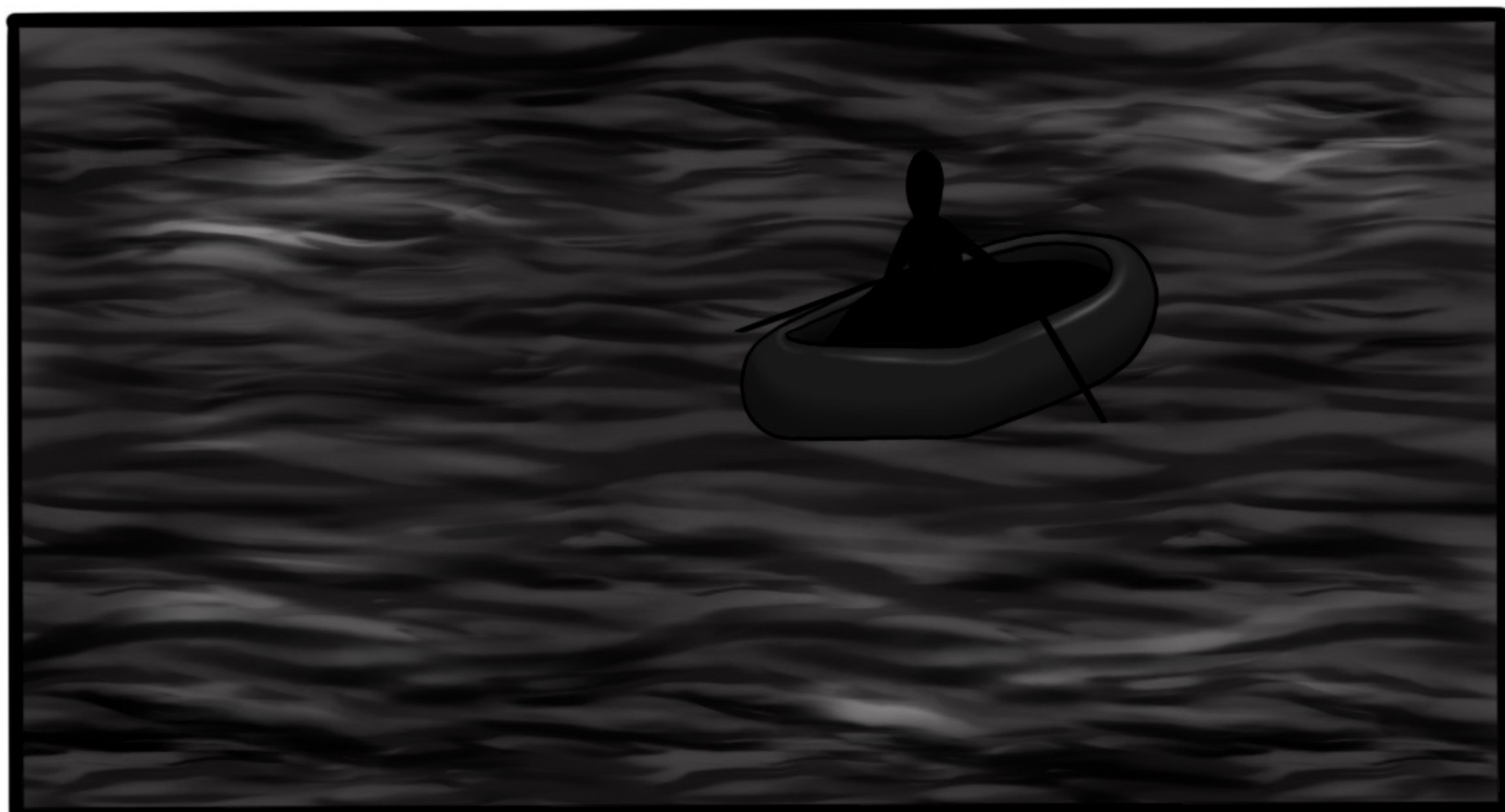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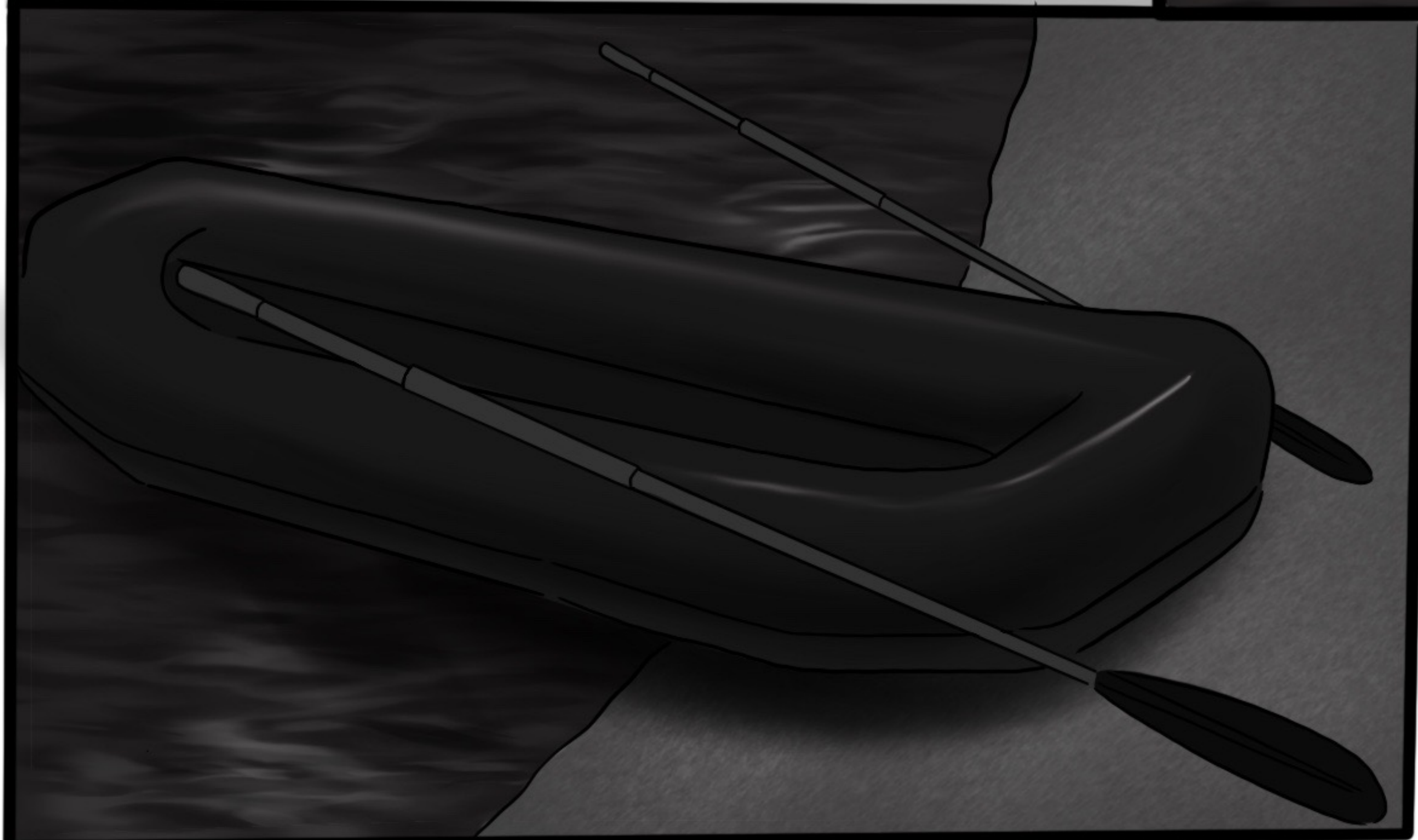
爲了到達希臘-土耳其邊境，我們買了一
艘充氣船。等天一黑下來，
我們就開始向著河岸出發。
我們徒步走了將近5個小時。



最終我們到達了邊境。那裏很冷，很黑，極其安靜。



我不知道怎麼做才能撐到希臘邊境，但無論如何
我要把兒子從苦難的生活中解救出來。
我們的計劃就是，
在到達邊境后想希臘政府尋求庇護。
現在，首先是到達希臘。我向真主祈禱，
然後上路。



在到達邊境保護局一周后，
我們被帶到了希臘的一處難民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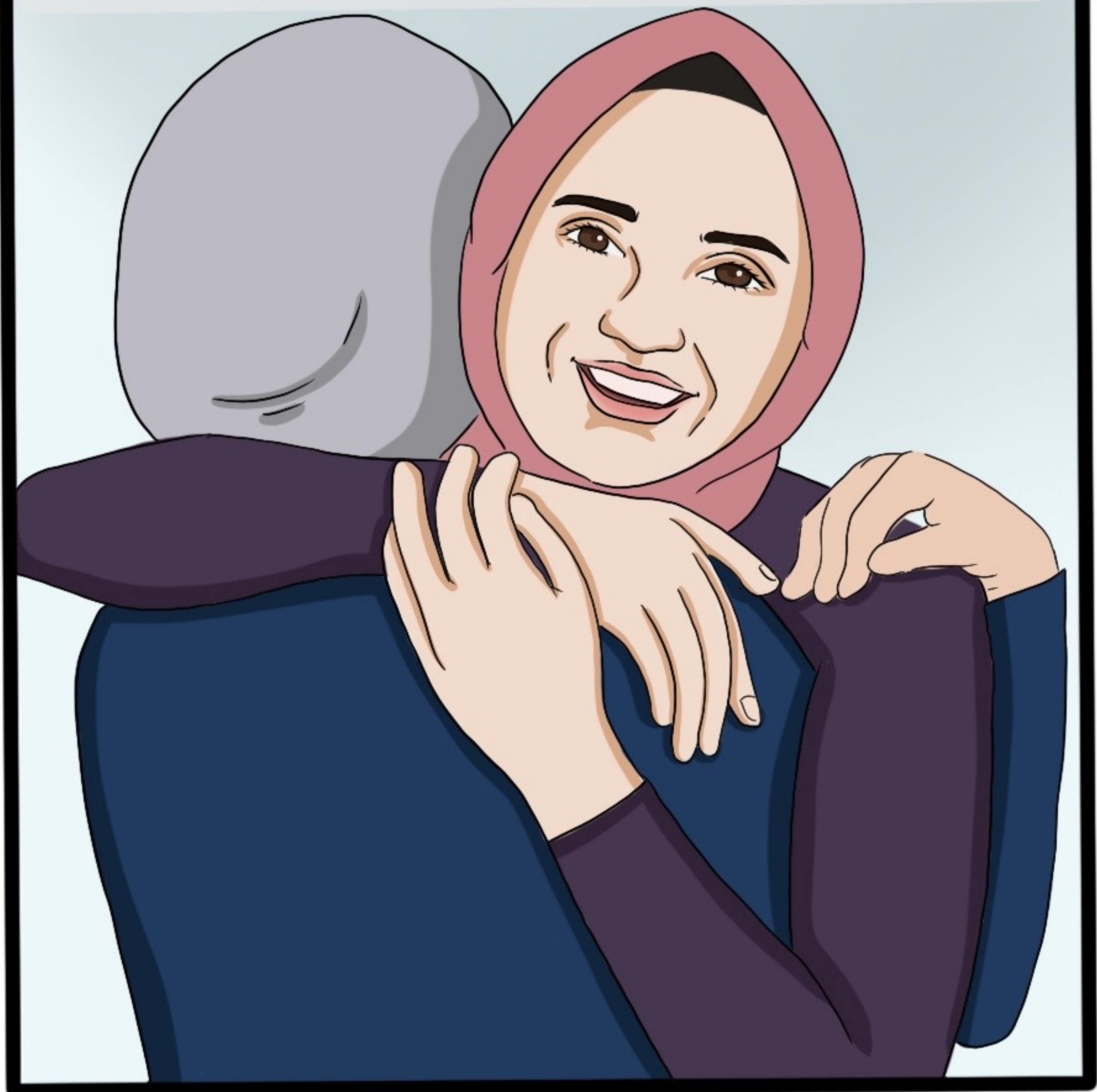
在尋找配給帳篷的路上，遠遠地我仿佛看到了熟悉的面孔。我向她靠近，
聽到她跟孩子們講著土耳其語。讓我意外的是，
她也住在我被分配到的帳篷。



難民營里非常擁擠。這裏的人大多來自中東國家：敘利亞，
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克。我們都有一個共同點，
我們在自己的國家都受到了壓迫。
雖然這裏的人看起來都很有禮貌，
丈夫不在身邊的我還是有些擔心。



她名叫艾塞拉，有四個孩子：宰妮普、
阿里、歐瑪和達姆拉。
她的丈夫被關押在土耳其監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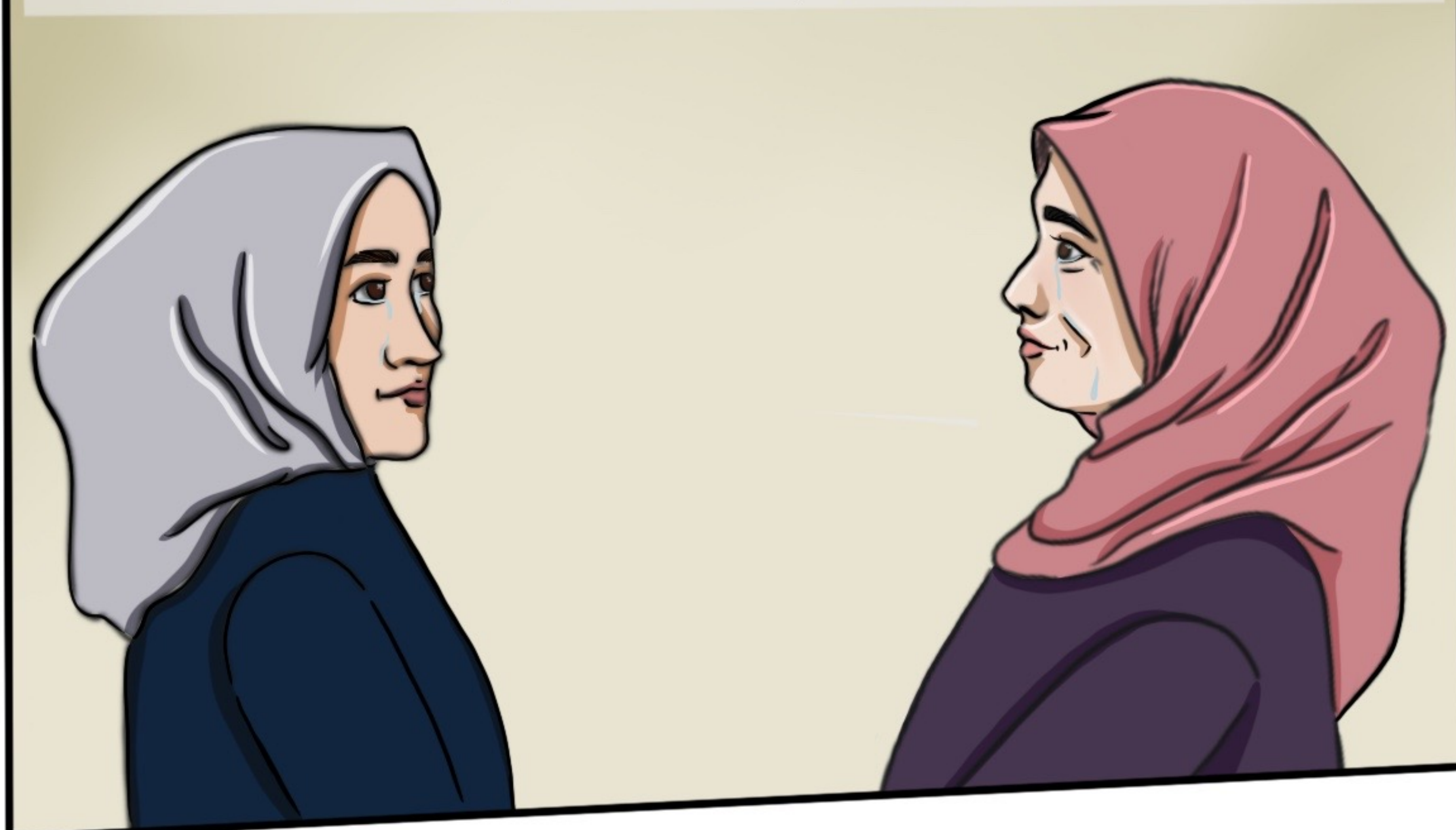
這就是帳篷里的樣子，或者說我們以後的-
家。那時我們還不知道，
我們會在這裏停留相當一段時間。
雖然帳篷里很冷，
我們熱烈的心卻足以相互溫暖對方。





我們一起準備了晚飯并好好享用一番。
雖然飯菜不多，我們仍感恩真主給了我們食物。

晚飯過後我和艾塞拉開始聊天。她詢問我的經歷，我也問了她的。我們都知道對方一定經歷了不少磨難，然而，我們也相信，經歷劫後餘生，我們會走的更遠。



“我丈夫曾是亞洲銀行一個分部的行長。你知道政府不喜歡亞洲銀行，因為它支持葛蘭運動。



在7月15日之前，我是一名護士。我所在醫院的很多同事都被停職了，包括我；我們指稱為“叛徒”。



人們則叫我們
“恐怖分子”

在7月15日政變之後，亞洲銀行被土耳其政府關閉。這也造成了數百人失去了工作。



而最終，
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被抓了，
包括我丈夫。



丈夫貝拉爾是我的一切，
我們一起挺過了所有事情。但現在，
祇剩下我和四個孩子。我用了整整一
周變成了孩子們需要的“堅強的母親”，
而那一周，承載了慢慢的淚水。





後來，屋主將我們趕出了房子。
他的原因很簡單：
他的房子容不下“恐怖份子”。

一星期後，孩子們開始受到學校老師甚至是同學們的欺辱。



我們搬到了我父母在布爾薩的家，那時，我丈夫貝拉爾已經被關了兩個月了。在那之前我都沒有告訴父母這件事情。雖然媽媽因為我的隱瞞有些失望，但她能理解我的心理。孩子們倒是很高興可以見到外公外婆。兩個月了，我終於看到了孩子們的笑容。幸妮普、阿里和達姆拉進入了布爾薩中學學習。



我父母在布爾薩的伊茲尼克區有一所房子，它坐落于優美的街道。至少在那時我是這樣想的。直到有一個鄰居開始聲討我。她知道我搬進了父母的房子是因為我被認定為“恐怖份子”，并聲稱再也不會到我家來做客。



又過了一周，警察來到這裏要拘留我。雖然我一直告訴孩子們一切都會好的，但顯然這些話遠遠不足以安撫他們。開始是父親，現在是母親。我走後他們就會失去雙親的照護。我久久的擁抱著孩子們和父母，我知道此一別後很久我都不能再看到他們，再擁抱他們。

拘留三天之後，我被轉到布爾薩附近的刑事執行機構。



關押我的牢房中還有其他16個女性。我一個一個結識了她們，并瞭解了她們為什麼來到這裏。她們所有人都在這裏至少一年有餘，她們都真正的違反了法律。無論如何，她們都很親切。當她們問起我被關押的原因時，我說我不知道為何。一天我醒來，就被冠上了“恐怖份子”的罪名，因為我是葛蘭運動的一員，一個讓世界美好的組織。我和千千萬萬的人們，瞬間變成了“叛徒”。



在最初的幾天里，我感覺無比孤獨，輾轉難眠。但是，過了一段時間，我適應了獄中的生活并開始與其他的-獄友建立了友情。此後，我每天都會花幾小時禮拜和讀書。



當其他人看到我做禮拜，讀經書后，她們開始跟著我做同樣的事情。

我們共讀古蘭經的-幾個章節，然後一起討論。我們一起做禮拜，讓每天都過的充實。



入獄后10個月後，我被釋放了。我欣喜若狂，因為我終于可以看到孩子們和家人；但同時，我無法控制的想念獄中的朋友們，感覺我將她們拋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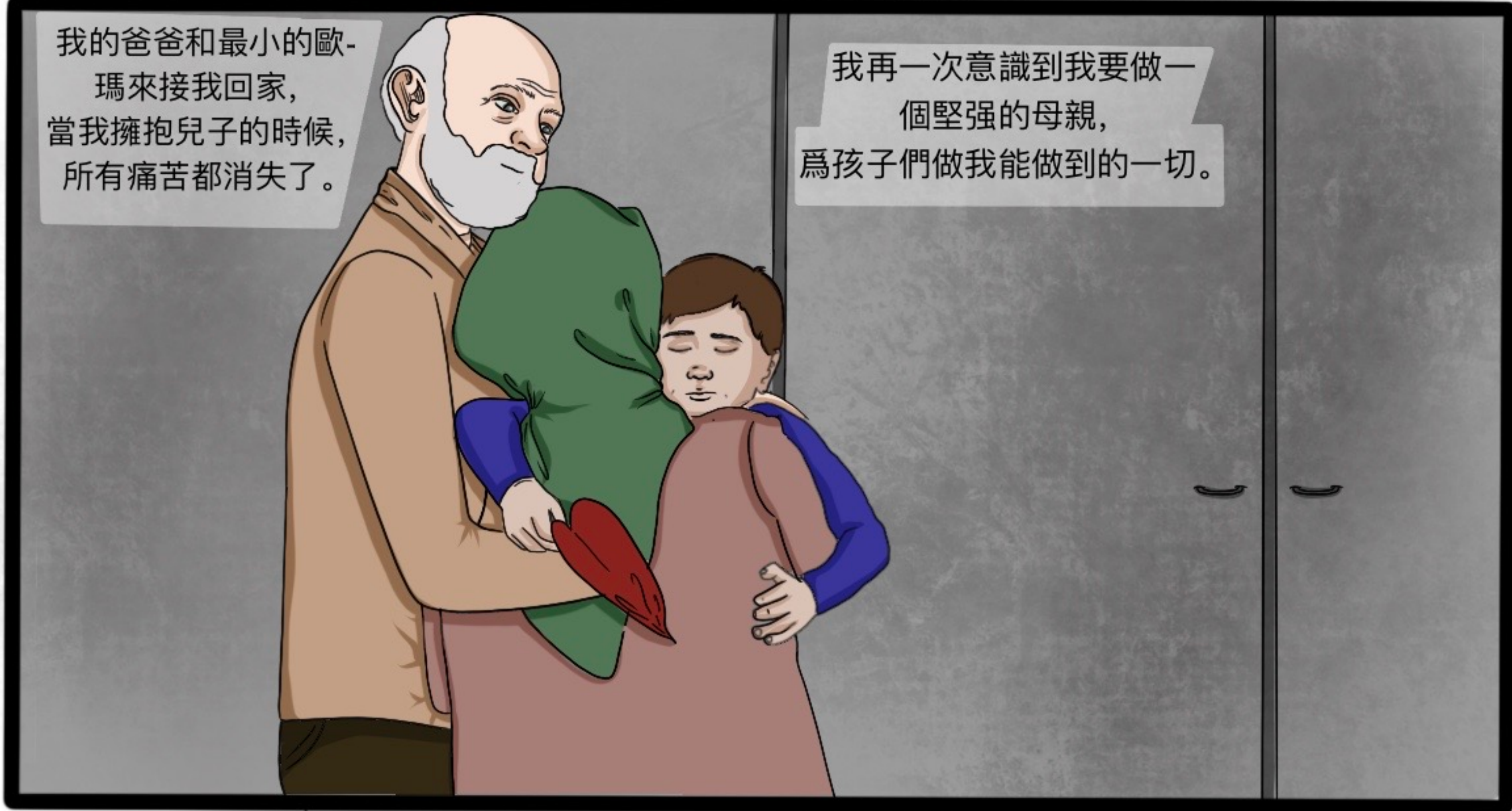
那晚，爸爸找我談話。他讓我離開這個國家。他知道在沒有丈夫的幫助下，這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但我知道，在當下的土耳其，容不下我和我的孩子們。我希望孩子們過上無憂無慮的生活，他們可以表達自己的需求而不被-懲罰；我希望他們得到良好的教育，不會因為他們的背景而被排斥；我希望他們得到一切美好的東西。爲了這一切，我不得不聽從父親的話。兩星期后，我們去探訪了我的丈夫—這是每月一次的探監。我向他透露了我的想法，當他看到我面容中的恐懼，他吻了我的臉頰，抱著我說：“我們都會沒事的，真主一直關注著我們。他保護著你，我和孩子們，他才是所有人的保護者。不用擔心我，我會每月給你電話的。你是我認識的最堅強的女人。”

當我們要離開的時候，我再次緊緊擁抱了他。他把我在第一個結婚紀念日時送給他的手帕放在我手中：“愿真主護佑你。我愛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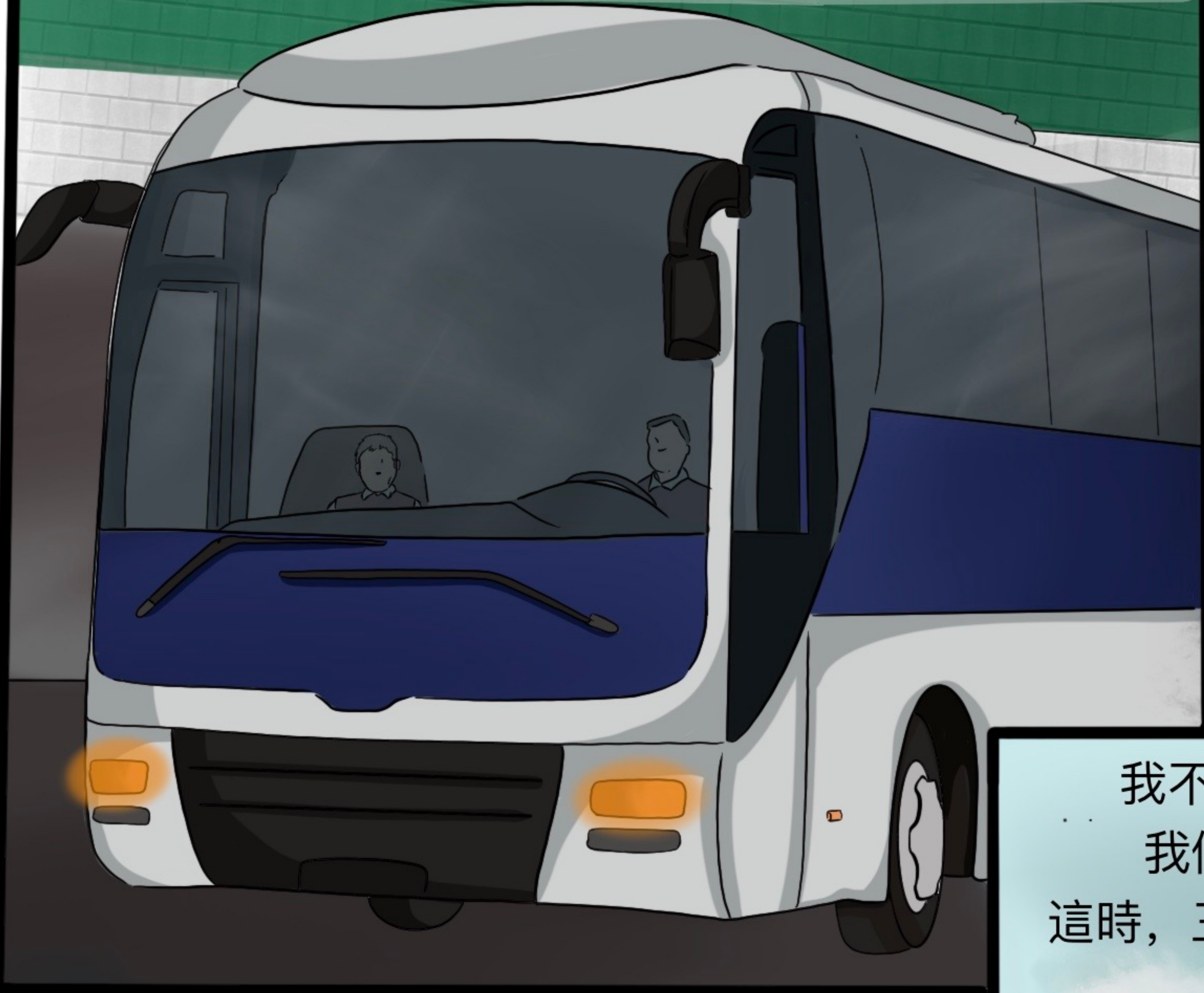


我的爸爸和最小的歐-瑪來接我回家，當我擁抱兒子的時候，所有痛苦都消失了。

我再一次意識到我要做一個堅強的母親，爲孩子們做我能做到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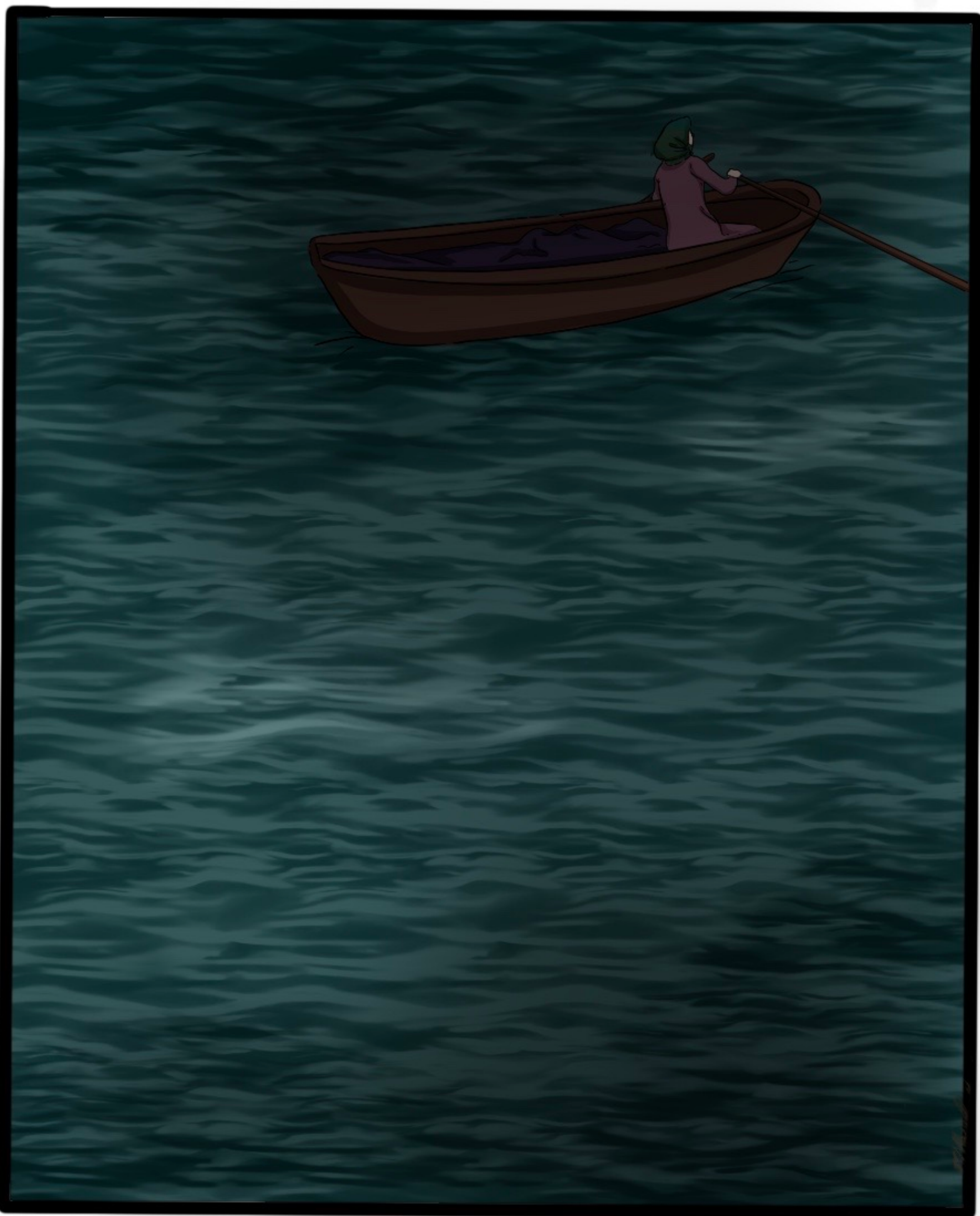
我們搭上了最早的一班巴士到了愛第尼的水源鎮。我們計劃渡過馬里查河到達希臘，這也是唯一的辦法。如果土耳其當局在邊境發現我的話，他們會再次逮捕我。



下車後，我們徒步走了大約11公里。到達河邊已經是晚上11:24了。那裏又黑又冷，孩子們開始變得害怕。我買了一艘二手木船，不是最好的選擇，可也堅固到帶我們過河。我把孩子們蓋在一張毯子之下，這樣不會有人發現他們。我開始划船。河水泥濘難行，我花了將近一個小時渡過了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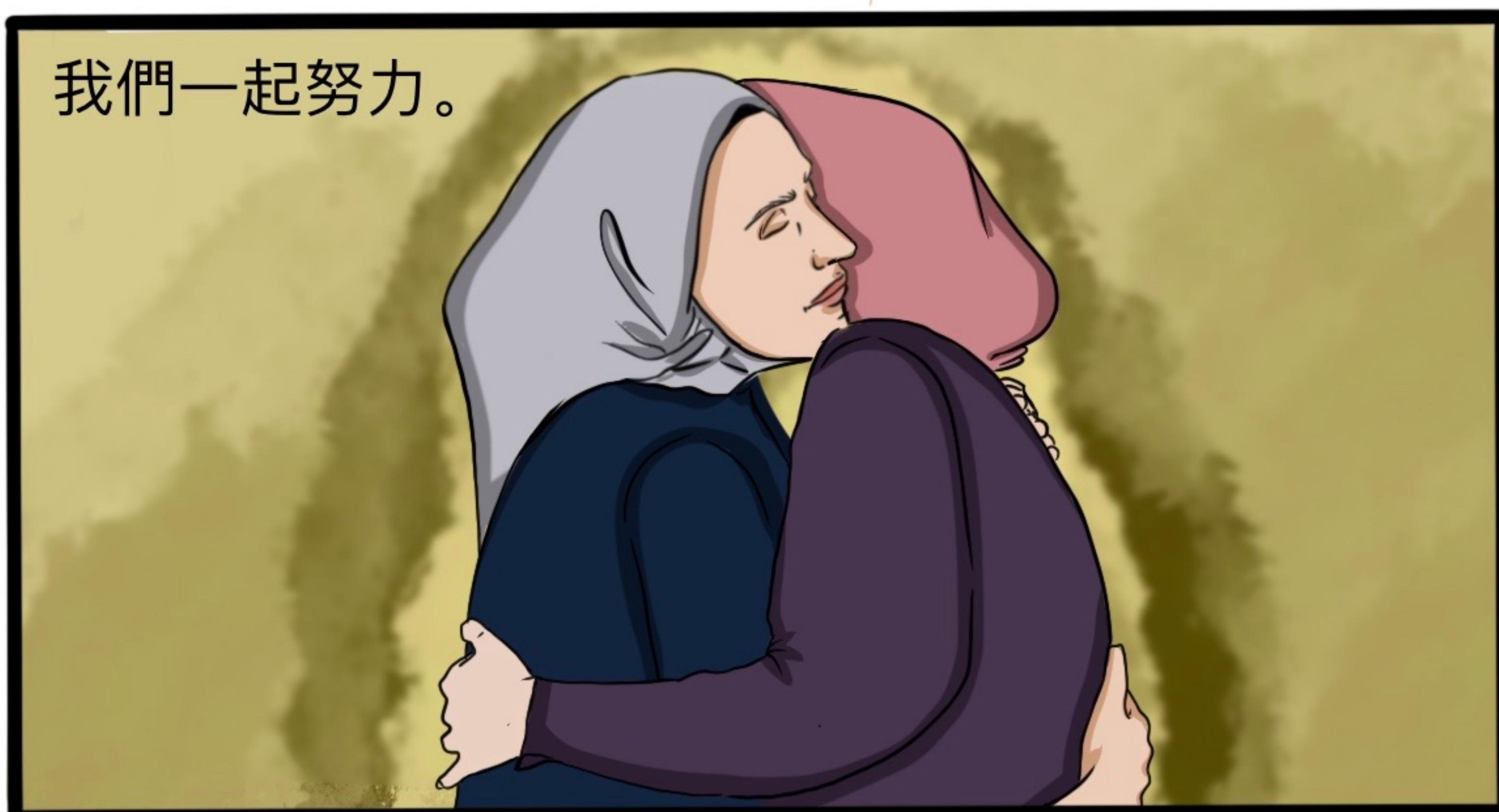
我不知該朝哪裏走。我帶著孩子步行直到看到了高速公路，我們坐在路邊。我們開始吃隨身帶著夠維持幾天的乾糧。這時，三個警官向我們走來；他們用希臘語交談著，而我聽不懂一個字。我試著用英語向他們解釋我來這的目的，可他們好像聽不懂多少英文。最終，他們帶著我們到了邊境保護局。在那裏，他們用兩天的時間詢問我的情況；當他們瞭解后，直接將我們送去了難民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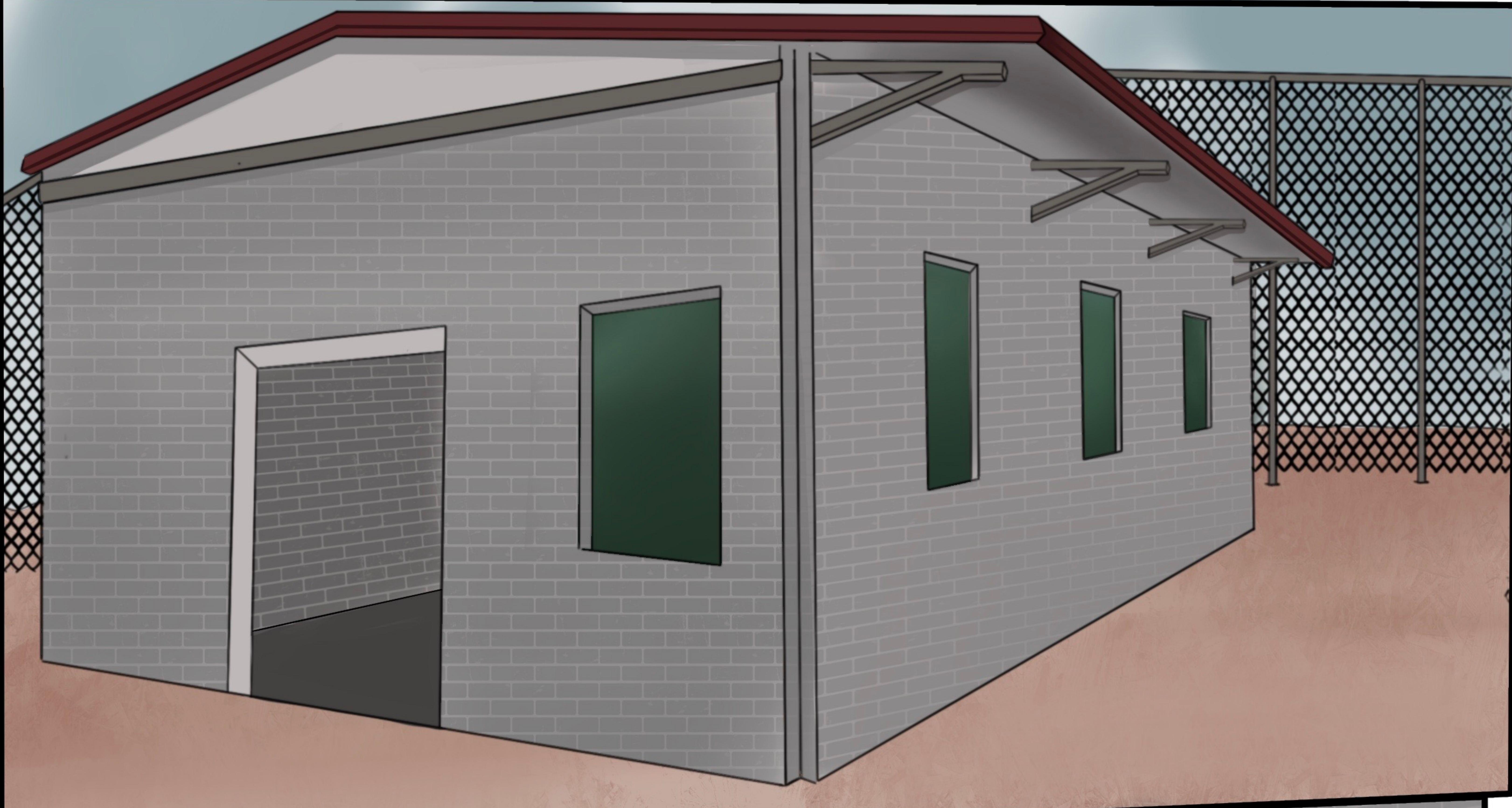


就像你和你的孩子們一樣，我們都經過了同樣的登記程序。我們的處境不理想，但我們已經很幸運的到達了這裏；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繼續我們一直所做的事情。儘管被強權壓迫，我們努力向前不被擊垮。我們不能讓那些壓迫我們的人得逞。現在這裏就是我們的家，我們要繼續生活并珍惜擁有的一切。但願真主會以更好的日子饋贈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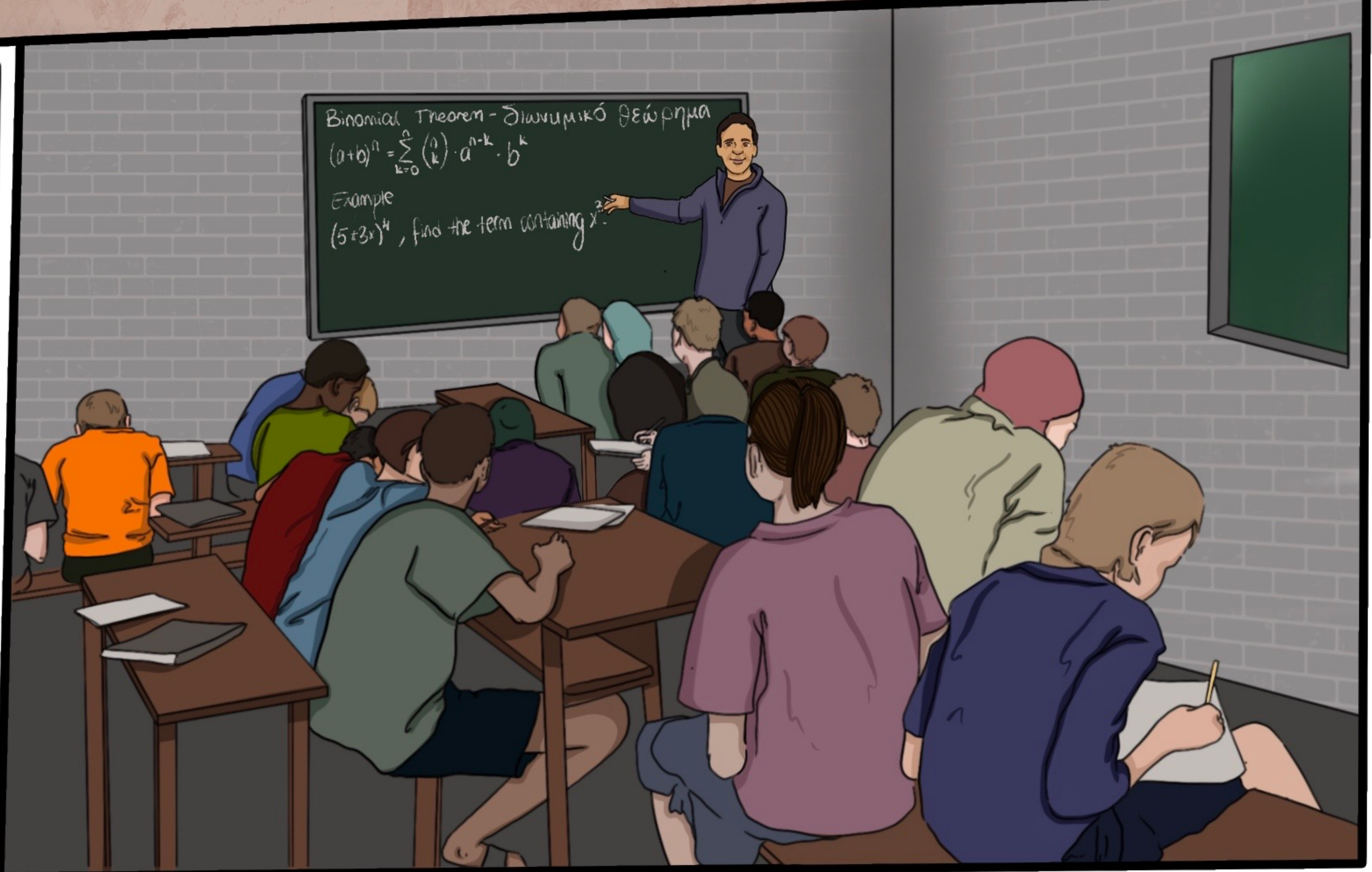


我們一起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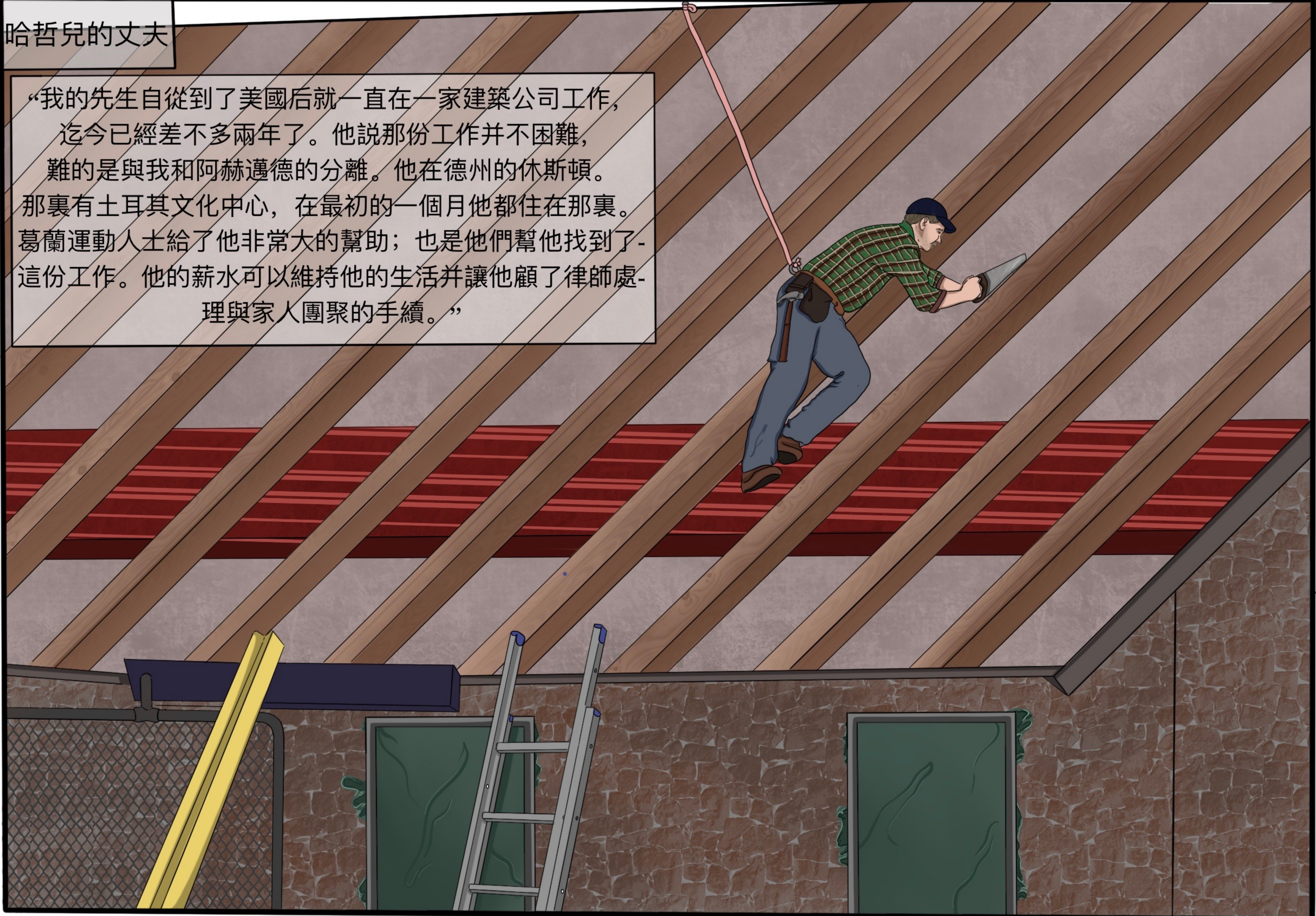
在難民營里，孩子們並沒有被遺忘。每周四天，6到18歲之間的孩子有四天去學校。教學樓看起來很新，樓房沒有很大，但也足夠50個學生的教學。學校共有三間教室，一間給幼兒園和小學，一間國中，另一間高中。重要的學科都被涵蓋了，課程都是比較基礎的。



這些讓孩子們忙碌起來的事情衝淡了難民營里陰鬱的氣氛。大多數時間孩子們都會微笑著回家，興奮的向我們訴說學校發生的一切。這裏的老師們都很和藹，他們盡己所能的讓孩子們有家的感受。讓我們說說阿里最喜歡的：學校的杯子蛋糕日。每周一次，老師們會帶著杯子蛋糕分發給營區裏的孩子們。你能想象嗎，如此簡單的事情就會讓孩子們開懷。

哈哲兒的丈夫

“我的先生自從到了美國后就一直在一家建築公司工作，迄今已經差不多兩年了。他說那份工作并不困難，難的是與我和阿赫邁德的分離。他在德州的休斯頓。那裏有土耳其文化中心，在最初的一個月他都住在那裏。葛蘭運動人士給了他非常大的幫助；也是他們幫他找到了這份工作。他的薪水可以維持他的生活并讓他顧了律師處理與家人團聚的手續。”



艾斯拉的丈夫

我的丈夫與其他七個人被關在巴勒克斯的一間僅該容納三人的牢房。我每次與他通話他都说：“艾斯拉，為我們祈禱。我很好，但我們中有人生病了。每天每小時我們都在祈禱。”



關於作者

我的名字是費利德-薩里巴氏，就讀于貝-德福德高中，已經生活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兩年多了。選擇離開我們的國家-土耳其，是因為埃爾-多安的暴政。我和家人是幸運的，因為我們自由而安全。但這不代表我們忘記了群體裏的其他兄弟姐妹們。我決定創作這本繪圖小說來描繪土耳其那些被不公正的法律摧殘的千萬無辜的人們。我希望這本畫冊能成為土耳其那千萬無法發聲的人們的聲音。

2019年6月8日。

我們像雪片一樣在最艱難的環境中成長。
我們爲了孩子們而堅強，爲了我們的丈夫，
我們的家人。這是我們的故事，而我們是故事中的英雄...

感謝

2016年7月15日那場所謂的政變之後，千萬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在法庭接受審判，罪名就是他們屬於或跟葛蘭運動相關。在土耳其這種令人恐懼的氣氛下，許多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的人，不得不冒險掙扎著偷偷穿越邊境，爲了自由的生活他們不得不面對路途上死亡的威脅。在這艱難的路途中，很多人溺水而死。被禁聲土耳其倡導組織(AST)，是一個由志願者組成的非政府組織。它的使命是爲土耳其那些無法發聲的群體爭取權利，直到普世人權和民主政府在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并得以維持。